

献给党的颂歌

郭松江

心有明灯
梦想让我们走得更远
中国新星飞翔在宇宙蓝天
指引着 一带一路 升帆的航船

前进道路仍有艰险
有党的领导光明无限
远航的巨轮还会遇到波澜
有党的指引就会海阔天空

清风习习吹遍
神州万里河山
聆听伟大复兴的足音
祈愿世界幸福平安

新的时代已经来临
历史潮流不可逆转
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
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

走月亮

戴荣里

读《浮生六记》，知道在清朝时的苏州农村，农人在花好月圆时节，呼亲引朋，在月光下徜徉，直至黎明，谓之“走月亮”。向好友求证，答曰：当下江南农村这类习俗很少了。翻检典籍，古人走月亮的记载倒是很多。走月亮的意境，藏有几多故事、几多情调。

我也曾经喜欢走月亮。沂蒙山乡，是乡孩子的天堂。月明星稀之时，村庄在静谧中沉寂，我和小伙伴们，在场院里，享受冬夜月光的清冷，玩打瓦游戏，比碰拐技巧。夏夜的月光没有冬日纯粹，冬日里，趁着月光，追随电影放映队，伙伴们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，看完电影，又借着月光回家。似乎有永不衰落的激情，永远不觉累的双腿。月光是温顺的，抚摸着我的整个童年。记得很多个月光下行走的清爽夜晚。月光是苍天奉送给乡下孩子最优雅的道具。回忆童年无意识走月亮的过往，童心再度萌发，小溪再次发出声响，亲情也如潮涌般袭过来。

月光是赶着岁月而变迁的。在铁路地上的漫长岁月里，走月亮成了生活的必需。银蟾对工地多有眷顾，未曾运营的钢轨还不曾发出光亮，高大的水塔也散发着新建筑物的气息。不远处的麦田有鸟儿夜鸣。月光下，我喜欢一个人沿着工地行走，想故乡，想爹娘，想悄悄溜走的时光。在半城半土的意境中，月光不再是故乡的模样，大地换了妆容。当麦苗重新润绿视野，变幻的月光终让额头呈现田埂的波纹，岁月为心海存留褶皱。我在月光下缓慢地行走，有时听着交响曲，有时背诵唐诗宋词，有时自说自话。月光下的行走，变成了与岁月最好的对话。仿佛，天与地之间，只有我游逛着，一个人走月光的感觉真好。或短或长的阴影，被月光映射在大地上，如婉约内敛的表演，反复咀嚼，才能感觉出味道来。

城里走月光的味道，缺少了田间行走的自然和地上的钢铁意味。赶不走的喧闹声让人会忽略掉月光的存在。城里的灯光毫无遮掩地张扬着自己的领地，月光如羞愧的老人，不耐烦寻觅很难感受到。我有时仰望苍天，看一轮圆月挂在清冷的天空，俯瞰着喧闹的大地。我摆脱灯光与人的干扰，企图寻找月光的影子，追寻童年走月亮的轨迹，嗅闻青年时代工地上月亮的容貌。哪怕一丁点感觉，我都会激动不已。

城市公园似乎更能营造走月亮的情趣。但周边高楼倾泻下来的阴影让月光变得沉重起来，永不停息的汽车在公园四周提醒你，城里的月光不再平静如水，月光盛满现代人的紧张与浮躁。我在月光下行走，月光吻着我的足迹，没有惊喜与豪情，摸摸两鬓渗出的汗，它似乎也老来了。

后来到了北京，依然喜欢行走。行走在大学校园里，想一个人走，那是奢望或自私的行为。夜晚喜欢靠行走锻炼身体的人越来越多，夜晚的月亮和星星，在北京，十分稀罕。人们为为行走而行走，月亮成为多余，星星也不必要。行走为行走书写意义，而我却在行走中怀想月亮。

雨后之夜，我和好友行走在校园里。湿漉漉的马路上，雨水反射着灯光。夜空阴沉，我俩谈兴渐浓。我真希望天空悬起月亮，照亮兄弟俩前行的路，多么渴望有一轮圆月出现，让清辉洒满大地，为我俩助兴。在乘好友的车回家的路上，突然感觉心中有了月亮。在这座城市里，一个人或许就是另一个人的月亮。倘若有人能陪你散步，哪怕无声的陪伴，那份情谊，也如月光般清雅质朴。

是的，心中要有月亮，那样的行走才会勾来各个时段的月光。对越来越老的人而言，月光不会衰老，它会一直陪着你，以它的行走、它的静缓、它的清凉，滋润你，包围你，甚至淹没你。而幸福会让心与月产生共鸣，月与心契合相通。

我渴望月光下的行走，在月光下走出禅意，在月光下梳理自己对岁月的念想。在月光下，不停地走下去，把月光走成最原始的月光。

弄柴火

李兴柏

烂。

金秋十月，是收获的季节。待把粮食运回场院、秆棵拉回队部后，田野里还有些遗落的很短的苞米秆、高粱秆、大豆秆、谷子秆、茄子秆等。这时候，家家老小也来个“二次秋收”，主要是冲秆子来的。我们便跨垄沟，走垄台捡柴火。一根二根都放在腋下，待积攒一小把后再放到地上。捡累疲乏时，就坐在垄台上。

捡柴火之中最为盼望的是能捡到苞米棒、小高粱穗及大豆荚、谷子穗，那是硬货，是粮食，见到都如获至宝。数量少时用兜装，数量多时把上衣脱下，用细草将袖口扎紧，捡到一捆一捆的。如果是三五捆就用绳子背或扛到家。如果是二三十捆，就用推车推拉到家。如果是百八十捆，只能利用收工后，到生产队借台马车运回家。柴火运回家后，每捆柴火要继续晾晒，须是斜立放，直至彻底干透，方可平码堆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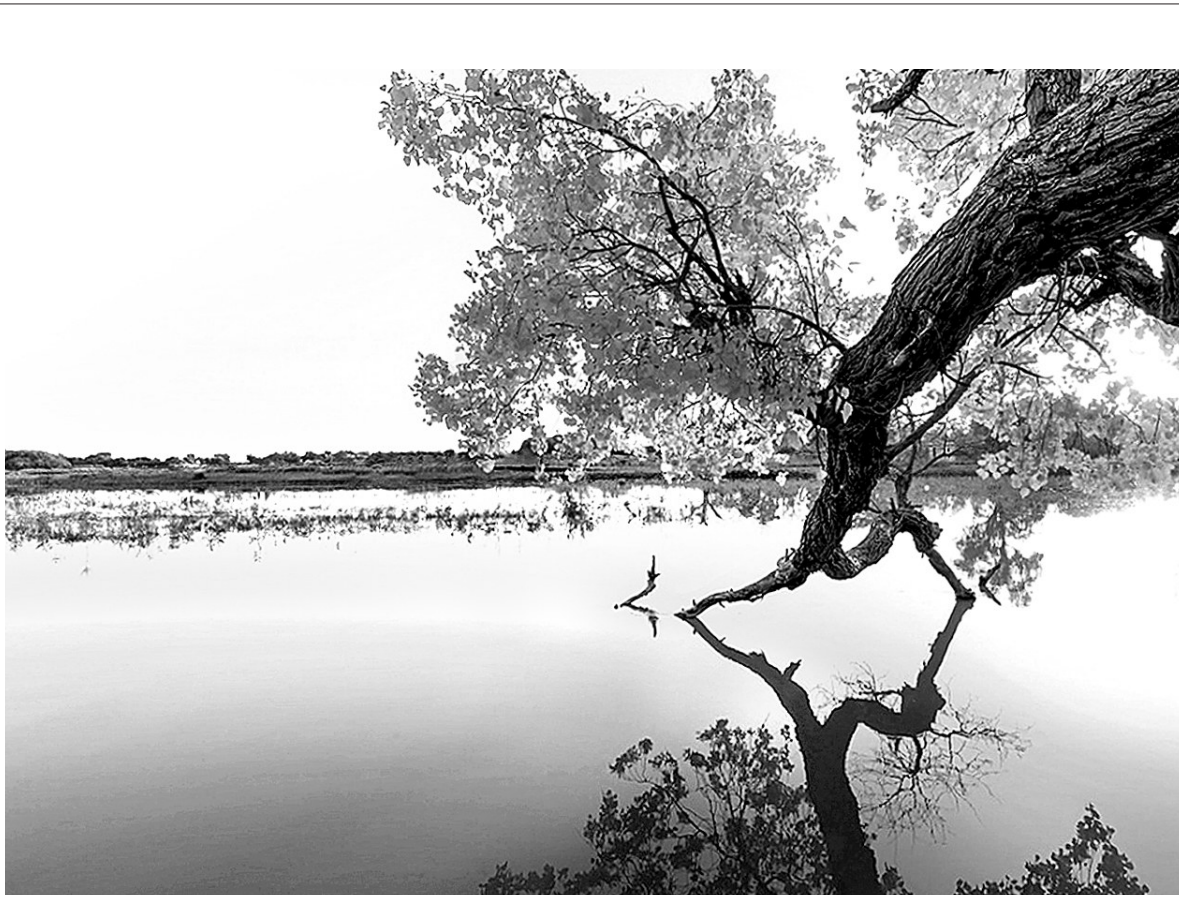
每逢礼拜天，我就会和同龄的伙伴相约，到村外捡柴火。捡柴火，比割柴火省时间、省劲儿，往往捡到天黑时才会往家赶。

下了雪，撙柴火的时候到了。光靠生产队分的柴火肯定不够用，因为烧水做饭用柴火，取暖烧炕用柴火，

给猪炖熟菜用柴火，给猪食加温用柴火，这就要干撙柴火的活儿。

撙柴火的工具，是一种不经常使用的宽耙子，一般是六齿耙或八齿耙。这种耙子的特点是齿多而短，但撙的范围大，效率高。它能把一二尺长的草棍撙进来，也能把一些细小柴火末撙起来。如果运气好，碰上脚踩厚厚的野柴火，真是舒服极了，空气中都散发着干杂草苦涩而清香的味道。当时只吃早饭和晚饭，没有午饭一说，我们也没有带干粮和水的习惯，不敢耽误工夫。冬日的大地也很诱人，一看见柴火，便格外兴奋，不管多与少，不丰厚与薄，不论燃烧时间长与短，实在是充满乐趣，乐趣在于寻找和奔波。撙柴火必须得到远处去，因为近处往往已被别人撙干净了。

北风嗖嗖的冬天，只要一有空我就撙柴火去。此时的柴火大都是短茅草，质地松软，放进灶炕后，只听轰的一声，火势就软下来了，留下的灰也多。但没办法，好柴火、次



生命的歌谣 苗青 摄

卫士情怀

我的父亲母亲

董忠林

我的父亲母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，和那时候很多农村人一样，他们的婚姻是指腹为婚。

姥爷和爷爷两家关系好。姥爷读过私塾，为人儒雅大气，在乡邻中有声望。姥姥是温婉贤淑的贤内助，相夫教子，不遗余力。于是，在姥姥肚子里还怀着母亲的时候，爷爷就对姥爷说，此胎若还为女，就给我家老二当媳妇吧。姥爷姥姥也钦佩爷奶奶的为人，便应承下来。

姥姥在腊月二十四日产一女婴，正好和父亲同月同日生。冥冥之中，好似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当父亲母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爷爷家的光景已经不是很好。姥爷的亲戚就劝取消这门亲事，免得孩子将来受罪。但是，姥爷说：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，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千金，万不可坏了名声。最后，母亲在二斗麦子、几尺布的彩礼下进了我家门。

母亲结婚后，爷爷奶奶手把手教母亲做饭、针线缝纫、待人接物等事情，让母亲感受到了一种温暖与关爱。后来，母亲对我说：我在婆家享福了，你爷爷奶奶对我都很好！母亲帮着爷爷奶奶把几个小叔子拉扯大，她和大家相处融洽，很受乡邻的赞赏和爷爷奶奶的青睐。

记忆中最难忘的是，母亲总是把好吃的东西让我们送给爷爷奶奶。看着我们很馋的样子，母亲语重心长地

岁月如歌

弄柴火是东北方言。有了柴火，过日子就不愁了。

四五十年前我在乡下，每年都要经历割柴火、捡柴火、撙柴火的辛苦劳作。

每年立秋一过，家里人便抽时间把镰刀磨得快快的，到细河岸两边、浑河大堤上、大小土路两侧和粮菜地头旁，寻找稗草、菖蒲、芦苇、灰菜秆、蚂蚱腿、苋菜秆、苍耳、艾蒿秆、杂草等植物，如发现便割倒、晾晒。此时，秋老虎仍发余威，气温高达二十多度，不等寻找到柴火，靠两脚行走便全身出汗了。发现一块没有被割的柴火后，先把四个边割倒，证明有人占领了，别人就不会与你争抢了，这是乡下人的规矩。然后就可以不着急地割。那时候没有钱买手套，左手拽一把草往身后一带，右手拿镰刀贴着地皮，唰的一声，柴草就割下来了。割下后要整齐地放下，一趟一趟摊平。每隔几个小时就要给柴火翻个身，还要在露水散后上下翻个个，把湿的一面放上边。

百味斋

帝企鹅会取暖

李自强

帝企鹅真是一种特别的鸟。它们肥硕的身体实在是有些悖于鸟类飞翔的机理，因此有翅膀也不会飞。但也正是身体覆盖的多层厚厚的脂肪，成了它们在南极生存的得天独厚的优势。众所周知，南极大陆是地球上最冷的地方，即使按全年平均气温来算，也在零下二十五摄氏度。而帝企鹅据说可以在外部空气温度低至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情况下，保持正常的生活，并且繁衍数百万年。

但气温再降低怎么办？极端天气下，南极的温度最低能达到零下七十摄氏度。此时，帝企鹅单靠自身的“保暖内衣”就不够了，它们必须借助另一种取暖方式。

德国摄影师曾拍摄过一组帝企鹅在暴风雪中抱团取暖的照片，成百上千只帝企鹅紧紧挤在一起，相互之间获取热量，从空中看就像是一个不规则的实心圆。这个实心圆是怎么形成的？动态的影像资料还原了整个过程：暴风雪即将来临，原本排成一队的帝企鹅暂停迁徙，以几个成员为中心，组成一个小圆，邻近的成员自动地紧贴小圆的外围，使实心圆一步步扩大，每一个后来者都自觉地贴在先前处于圆周的成员的外侧，最终形成壮观的抱团取暖的阵势。科学家测量发现，靠近圆心的位置，帝企鹅拥抱在一起，温度居然能达到冰点以上！

有趣的是，每只帝企鹅进入这个实心圆之后，并不是固定不动，而是在不停地变换着位置。处于圆心的帝企鹅按照层次往外挤，而位于圆周边的成员则依次向圆心移动，如此往复循环，形成一个转动的漩涡。直到暴风雪停止，帝企鹅才从漩涡中散开，重新踏上迁徙之路。

帝企鹅抱团取暖的学问就在于此。越靠近圆心的位置越温暖，而最外层的帝企鹅则处于最低的温度中，所以它们以漩涡的形式转动，直到转到核心位置。如此算来，除了在最外围忍耐片刻工夫外，每个成员大部分时间都能在群体里取暖。

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，也许

